

● 赵熙/著

狼坝

中国工人出版社

狼 壩

赵熙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坝/赵熙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8

ISBN 7-5008-1795-9/I·468

I. 狼… I. 赵… III. 言情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73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洛南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00 千

印 张: 20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赵熙在太白

第一章

苟双才在老爷岭抓获常扰于狼坝的土匪头子九疤的那天早晨，渭河上浮着白雾。黑压压挤在山庙台阶及河滩等着看“点天灯”的渭河人，便清晰地听见了苏家古墓“贞节牌坊”的风铃儿响了，冷嗖嗖的寒风中，便惊恐地传来了一个声音：渭河要杀人了。

当土匪头子九疤被五花大绑推到燃烧起丈余高棒柴火堆前时，山庙的古钟“咣——咣——”地敲响。这震慑人心地回荡，引发了麻疯沟黑蝙蝠成群地飞来，盘旋于苏家古墓的柏树林和渭河上空，发出“呜呼，呼啦”地怪叫。这令渭河人深感忧虑和神秘的黑蝙蝠的叫声，汇于渭水河的喧嚷中，把渭河人捏成黑糊糊的一团，都呆呆地瞪视着山庙台上被反剪双手，多次抢劫了他们财物、猪牛及女人的凶残的九疤了。

堆在台阶前的棒柴火熊熊地燃烧起黑红色的光焰，把山庙那块“返朴归真”的木匾、古钟及恶魔九疤照得彤红闪亮。九疤瞪着右眼，那左脸巴处的刀伤不住地抽动，脖颈艰难地扭动着，咬着的嘴角淌出一缕鲜血。渭河人感到一阵痛快和淋漓，都急着要看将九疤点“天灯”的奇景——周五爷在抓到不安分的大麻疯和土匪及大烟客，都是施于这种点“天灯”的惩处。只有虢城县衙的沈主任将抓到的几个种大烟的流民，在渭河滩用快枪打了的。渭河人普遍觉得用快枪枪决烟犯实在没有看头，到后来，不知那个造孽的，竟将那头已被子弹打成了烂柿子的外地烟犯，架在柴火上

烧了。这种“点死灯”没有惨叫没有火鬼似的跳舞，自然使渭河人扫兴了许多。此刻，当人们看见英俊神气的苟双才，腰间挟着双枪盒子炮，在十几名一律是青布褂、白裹眼，像乌鸦一样的狼坝保丁的拥簇下，出现在庙前那尊古老沉默的古钟下的时候，人们的心腔又刮过一缕清凉的猕猴桃熟了的酸甜的山风，黑压压的人群有点儿骚动，都瞪着赤裸了身子、抓着棒槌、准备将土匪头点“天灯”的刽子手。

对于苟双才来说，送九疤上西天那是个十分惬意而且无需紧迫的事情，他一手将那全都渗了血的脏布从九疤嘴里拉出，然后漫不经心地，如同老朋友见面似的说：“九哥，兄弟今日送你归天，你到了玉皇大帝那儿，可得说几声好。渭河人难得有这福份上得西天的。”

他抓过一老碗明流流米酒，那九疤便像牛饮水似的呼噜噜地喝得干净。苟双才将老瓷碗“叭”地摔了，向举着棒槌的刽子手一挥。

几个黑乌鸦便将九疤推进熊熊燃烧的火堆旁，九疤猛烈挣扎起来。他力大无穷，尽管五花大绑地捆缚着，九疤尽力扭着充血脖子，在左肩头企图咬住捆扎的绳葛。几个黑汉扑上去，猛力将九疤压倒在地，九疤像杀猪一样嚎着：“你个老狗（苟），你今日烧了你爷，你九爷托鬼也要把你捏成肉泥。操你娘的，狗不日的东西！你霸了你妻妹，又弄五姨太。你他娘的，把渭河女人都过了手，你，你还算个人种，你……”他恨恨地唾骂，歪在庙前土场上的瘪脸，憋得像紫了的猪肝。

苟双才却轻松地笑了，“九哥，我是奉命执法，你大可不必大动肝火。哈哈，兄弟给你收拾一副柏木棺。”他一挥，几个黑汉将九疤提起，那九疤瞪着左眼，如死鱼一般。他猛力挣扎，恶恨恨地沙哑着喊：“老狗，今日你九爷上了天，就是来世变头野猪，也要咬你一口。你九爷二十年后托生个野狼，叫渭河也安生不了！”

你他娘的，老狗，可恶的癞狗！”

九疤临刑前的嘶叫博得台阶下的渭河人一阵喝采。几个壮汉抬来半桶麻油，架顶朝九疤的头上浇了下来，九疤浑身全是如水注的油了。刽子手便猛烈地敲击山庙古钟，“咣噏，咣噏”地如同山庙庙会的早晨。相传渭河神女赐金豆于渭河人，受天律罚她推磨那天，古钟便轰响了。此刻，这古钟的轰响和“点天灯”的呼啸以及黑蝙蝠在丈余高的棒柴火焰中的飞舞，形成震撼人心极其富于刺激图象。使整个站在山庙前的渭河人都直瞪瞪地只等那点天灯的几声惨叫和火鬼的跳舞。

可是，令整个渭河人在后来的日子十分遗憾的是，这奇观并没有发生。这山庙后坡极有威望的苏家大人，从古院来到庙前，挡住了苟双才。这位因家境衰败，潜于道学和医术炼丹的苏大人，抖擻着尖尖下颏的几丝胡须，啜嚅着：“慢些，请手下留情。老子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九疤只要改邪归正。”

话刚落点，坐滑杆的周五爷在几十个骑士的护卫下来到了渭河庙前。

周五爷是专来渭河观看送九疤上天奇景的。九疤屡屡遭害于渭河狼坝，曾抢过他设在渭河古院的粮食，逼死了他的贴身女佣，真可说是十恶不赦。那九疤一看见周五爷刹间喉咙如冒黑血，他破口大骂，“我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叫你周兴鬼没得好活的时候！你他娘的，你以为这狼坝就成了你周家的天下了。哈哈，二十年以后，我老九就是你的挖墓人，我让你全家老小，祖宗几代，统统上“天灯”！来吧，你九爷今日上天，这么多人相送，再来一碗酒！”

周五爷脸色阴沉了。几个黑乌鸦给棒柴火上又泼了半桶麻籽油，九疤那歪扭的疤脸，如涂抹了锅煤猪血。苟双才在九疤的叫骂中走过去，几巴掌就将九疤嘴、鼻打得鲜血直淌，苟双才指挥黑汉正要把一桶麻油从九疤的头上架顶再泼下去时，苏静远一手

挡住了苟双才，走近九疤说：“你的脾气也得改改。何必如此叫骂。今日有我苏静远在此，谁人也不许在我苏家庙前点“天灯”施以暴行。他走近周五爷，忽然悲声长叹：“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之也。夫代大匠斫者，则杀不伤其手矣。快停下这惨绝人性的酷刑呵，唤回道法德性矣——”

苏静远悲声长嚎，山庙古钟停住了敲击，围观的山民垂下了头，周五爷走近苏静远，长吁一声：“苏兄，今日全听你的了。既然要恢复天然，唤回道法。好，我何不想天下太平呢！”他向苟双才示意，挥挥手：“松绑”，便携苏大人步下山庙台阶。

九疤一愣，“扑咚”地软倒下来。

那一刻，滑河山庙一片沉寂。滑河早晨的薄雾收拢了，胭脂红的一抹光晕出现在对面山林的上空，把松林、竹林、漆树映照得疏朗清晰。那盘旋于人们头顶的黑蝙蝠回旋了两圈，便飞回了麻疯沟。神女洞里的推磨声又“轰隆隆”地响起来，滑河便如血河一般地流淌，只有那浇上了麻籽油的棒槌火光焰，把庙门上那古匾映得赤红。

九疤在马王庙里关了五天五夜。这天中午，苟双才拿了一身民团的青布衫，来到马王庙后面的地洞里，对惊慌不定的九疤说：“老九，换上衣服，刮刮脸，五爷有请。”

九疤在幽暗中张着野狼一样的眼睛，惊骇地：“兄弟，说句实话，是不是要送九哥走了？兄弟，你放了老九，你九哥一生不会忘记你。”

看来，不怕死的九疤，精神完全垮了。在五天五夜的煎熬中，他惊骇有一天会被五爷杀害的。他明白五爷不会饶恕他。

苟双才淡淡地说：“快穿上衣服吧，到了五爷那儿，五爷会有好安排，你别怕。”

九疤抓着苟双才的手。他明白越是这冷淡神情，越是不妙了。他一把扔掉那衣裤，恨恨地骂：“我是把你认清了，一条恶狗！既

然送我上路，你九爷还穿这新衣服干啥。”

换了衣裤的九疤，在他的庙殿办公室刮了脸，仍然惊魂未定。但他诧异他身后没有一个“护兵”，径直由苟双才领进周家院了。

周家院一片欢快气氛，厅堂里摆好了八仙藤桌，周五爷正襟危坐。一边是小巧妩媚、一身红妆的小戏子五姨太；一边是一身梅红旗袍，高蓬着头，戴着银丝顶花的山阳女人。她们都像是迎接贵宾似的恭坐一旁。只有那秃三谄笑地守于五爷身后。

当苟双才领着九疤进入厅堂时，五爷挥挥手，高朗朗地宣道：“这几天叫你受苦了，今日有请，为你接风洗尘。”

九疤一愣，苟双才在他腰后捅捅，九疤这才如梦初醒，惊慌地回道：“五爷在上，我九疤是有罪之人，还望开恩。”

周五爷哈哈大笑，向身边座位示意，秃三急忙走上前来：“老九，请坐。”他干笑着，又示意苟双才招呼内厨用膳。

苟双才趑趄向侧院，唤了声：“上茶”，便有穿着一身阴丹士林洋布衫儿的胖娘，领一小丫，端着竹盘盖碗儿茶，轻步进入厅堂。

周五爷在胖娘为九疤沏茶的一刻，一一介绍了五姨太 and 山阳女。毕竟这山阳烟花馆收的女人，没有正经名份，只说，“新来的姨娘，你就唤六姨了。”

五姨太不屑一顾地耸耸鼻子，粉脸儿拉下了，那山阳女人却张着深深、大大眼睛，盯着九疤没有刮净的疤脸，觉得好奇，手绢儿捂着嘴儿，吃吃笑了。

“哼！”五姨太一扭身，桌下穿了红绣鞋的小脚儿，便压住了苟双才的麻鞋大脚。苟双才诚惶诚恐地挪开了脚，干脆站起，对胖娘下令说：“收拾酒菜。”

这时辰，九疤的恐惧渐渐消了；他接过山阳女人的一杯敬酒，便放肆地盯着她：“你，你是山阳人，我在山阳打过刘老四。他娘的，是在烟花馆里抓住的，一身精光，打在街口了。那一阵，你在那儿！”

山阳女人脸儿一红，十分尴尬地对望，她没有想到那夜从她被窝里拉走刘老四的竟是这个混世魔王九疤。但她很快平静下来，淡淡地说：“这么说，我们好像是老相识。”

五姨太立即接过话把儿，轻蔑地一笑，“啊呀呀，说不定，六姨还接过老九的客呢，真是老交情了，嘻！”

周五爷一看又是针尖对麦芒，连忙止住了：“别瞎扯了，今日为老九洗尘，我还要任他为狼坝民团的副队长呢！老九，我周某一向爱才如命，爱民如子，维护狼坝，渭河的安宁为已任，今日邀你来，也是为着狼坝民团的大事，五爷要敬你一杯了！”

周五爷举起杯，苟双才，秃三及山阳女和五姨太都举杯向着九疤。那九疤被五爷这突如其来的盛情和委任惊得发懵。他如在梦游中似的，忽然惊醒，连忙接过酒杯，又弓身退后一步，单腿跪地，双手敬过头顶，忽然哽咽地：“五爷，你待老九如子，真是重生父母。我九疤敬你老人家一杯，祝你百寿百福，受千儿一拜。”他那剃得毛毛花花的青皮头挨着石铺厅堂地板，发出沉沉的三响，直把五姨太逗得咯咯笑了。

接风之后，周五爷将苟双才和九疤领入后院竹林园小阁楼内室，密告胡金贵新近从虢城购得一批快枪及弹药，途经蚂蚁河。要苟双才和九疤化装为奥山白狼队伍，一律头裹白巾，在蚂蚁河峡口设下埋伏，夺取这批新式武器弹药。

九疤求功心切，着急地问：“消息是否可靠？胡金贵带多少人马。”

周五爷不想告知郑震山密告的隐秘，含糊地说：“消息确切，只一条，要迅雷不及掩耳，不留任何痕迹。”

那九疤同苟双才带五十多个民团精锐，一律化装为白狼烟土骡队，沿蚂蚁河荒谷茅路，白日掩于林中，夜晚赶路，伏于蚂蚁河峡口。那九疤看了地形，对苟双才说：“咱兵分两路，我带二十名团丁守在峡口，你带三十名隐于蚂蚁河店后坡。峡口打响，你

便可包剿回路，活捉胡金贵，打他个措手不及。”

苟双才觉得九疤妙计，进而说：“白狼高大粗野，豹头环眼，你充白狼最像。为迷惑胡金贵，我接火后，喊叫“白司令”，你便可回应呼喊“老六”，胡金贵死信无疑了。”

狼坝民团在蚂蚁河隐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黎明，才看一队二十多个驮骡，向蚂蚁河街疲惫地走来。

进入峡口后，九疤一声令下，一阵喊天动地地喊声，快枪手枪弹齐发：胡金贵的二队长知道中计，一看扑来的民团皆头扎白巾，便逃奔蚂蚁河街口，又被苟双才伏兵围歼。激战中“白司令”呼喊声震荡河谷，九疤获取全胜，收缴三十多杆快枪和一杆机枪，十箱弹药。五爷大喜。此后，周围几股土匪山王皆归顺于五爷。不过，使周五爷仍然不宁的是，如今在奥山盘踞多年的白狼，因为扼守天险奥山，又种植贩卖烟土，换得枪炮弹药，金银财宝，招得众多板工漆客，买得战马驮骡，日渐威势震撼。现在，他有了英武能干的苟双才，又有了粗莽孝忠的九疤，便一心谋划着降服那奥山的白狼了。

周兴魁一生好交游，好交情，他看这九疤凶悍无比，但却好赌嗜酒肉，便在一次过罢烟瘾之后，突然唤来那位山阳烟花馆的风骚漂亮姐儿，对九疤说：“老九，你打了胜仗，五爷心里高兴，看你多年只身孤影，生活漂泊。五爷想成全你一番美事，你如愿意，就和这山阳姐儿成个亲吧，一切化费五爷就全包了，你不用愁。”

那九疤一瞧依在五爷身边那位身着深红旗袍，扭腰伸腿的女人时，惊得魂飞魄荡，一时目瞪口呆。那旗袍女人佯装生气，嘴一努，腰一扭，飘然地躲入内室了。

那九疤在清醒之后，突然双膝跪倒，双手作揖，连声唤着：“五爷如老九亲生父母，一生一世报答不了，老九为五爷两肋插刀，赴死不辞。”

五爷大喜，唤进院中守护的苟双才说：“双才，你和老九如五爷义子。你就同秃管家择个吉日，为老九好好张罗吧。”

那苟双才对周五爷待土匪九疤这等关怀厚爱心中不解，但还是当着九疤连声说：“好，好，老九有个家，我也高兴了。”

那九疤生性义气，单膝而跪，双手抱拳：“苟老弟，我老九终生报答不尽，受我一拜。”

周五爷拉起九疤：“你们弟兄，不必这等客气了，都是一家人。至于婚俗宴请，双才你去张罗，总得办得体面些，不要思虑银两。”

那喜日选在九月九的重阳节。渭河风清云开，满荒沟的毛栗，山梨，红梅子，五味子，野葡萄都熟了，渭河里的花鱼也肥了，苟家胖娘酿的明流流米酒也醇香了，整个狼坝都浮荡在一股股浓浓的、如酒如醉的熏香中。举行婚礼的这天，极其隆重豪华。设在狼坝保公所马王庙里的百十桌酒席，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那大小庙殿张灯结彩，青松针叶铺地。那丑陋九疤，礼帽长袍，金花披红，骑着一匹五爷常骑的大青马，好不威风，一串铃在马颈上发出朗朗声响，响过狼坝古街，当身着长衫，腰挎双枪的苟双才，陪着九疤，骑着一匹枣红大马，又拥着十几号青衫白腿的团丁，招摇过市地驰过狼坝古街时，所有店铺货栈鞭炮齐鸣，彩花流散。那唢呐锣鼓更是“哇哇”连天，抵得五爷家古堡似的石砌门台前。但听团丁对空放枪十响，震天撼地。那秃三殷勤地将一卷红绸，自门前一直铺入后院。苟双方在前，引领着长袍礼帽的九疤和披着红纱，一身大红闪光旗袍的山阳女人，慢慢踏上红绸，一直随苟双才步入后院满是竹林的园门阁楼前。于是，端坐于阁楼厅堂正中一身春色长袍马褂的周五爷，在大女儿春娟，小女雪娟及新近在虢城收了的戏子花旦五姨太，还有苟家的胖娘的围拱下，对着厅前铺了红毯地上站着的九疤和山阳女，捋着八字小须，微微地笑了。

笔挺地站在周五爷前的苟双才，高声唱道：“拜天，拜地，向

五爷、姨太磕头——”

那九疤诚惶诚恐，一拉身边的妖艳女人，跪伏于红毯上，一连竟磕了四个响头，逗得五姨太她们一阵嘻笑。

九疤还在瞢着，口里结巴地噪着：“九爷在上，儿祝九爷福如东海，寿比——”由于过份紧张，他结巴了半晌，却不知“寿比——”什么，那山阳女人对他暗语：“寿比南山——”九疤大喊：“寿比南山——”又逗得女人们一阵尖响的笑。

周五爷从藤椅上站起，一手扶起九疤，一手扯住苟双才，对着竹林院拥簇的所有家人，保丁和贵宾，大声朗喧：“今日老九和山阳女成亲，也是我周门之大喜。今日老夫得此两虎侄儿，便如虎添翼。今后，携手共进，情同手足，重振我狼坝民困雄风。”

周五爷接过九疤和山阳女人敬过的三杯酒，一饮而尽，“哈哈”他发狂地笑了，笑声伴着十响火炮的震荡。

那九疤因为苟双才全力以赴于这桩亲事，便全然消尽了从前的怨恨，相互以兄弟相称，那周五爷得了这左右手，便积极扩军，购枪运炮，并竭力同扼守于山门口的县保警队及虢城的驻军司令部密切联络，密来暗往，这往日有点荒寂衰败的狼坝古街，又常常有了保安队的坐骑和县衙老爷坐的滑杆儿轿了。

那山阳女人，高条儿身段，有点细瘦柳腰，凤眼高鼻，风骚漂亮。她虽出身贫寒，但自流入山阳那简陋的卖笑烟花馆之后，在小小山阳县城，也算得一朵艳花儿。只是由于老鸨的苛刻，来客的卑俗粗莽，多为山中浪人匪盗土霸。这年方廿五，急于跳出火坑中的山阳女人，一遇上有钱的胖佛一样的周五爷，便使尽手段，想随他出走了，那周五爷尽管狼坝家中有三宫六院，二姨太，五姨太及不露声色的苟家胖娘，但一当来到这山野小县，住在阴雨淋淋的小旅店中，不免十分孤寂，那查烟的案子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到头来，县衙送他一箱“烟土”，也就做了结了。

一夜，正是苦雨清灯孤寂之时，忽听旅店前面小屋有弹唱之

声，虽听不大清楚唱的什么戏文，但那女声的清润委婉在这雨夜店中如露莹击桐，清淡深幽。周五爷惊疑这山阳野城竟有如此清奇的歌女。唤来之后，见此女高条儿身段，眼亮眉蹙，但身穿一褪色旧裙，赤足登双麻鞋，露出脚趾，那忸怩中舞动的花布手绢，也破了小洞；脸虽颀长，但青瘦饥黄。他听那山阳女轻婉的小曲，如醉如痴，犹如窗外雨滴浸润了心田，在这多日查烟土的冗烦公务和苦雨寂寞中，他突然发出一种少有的怜惜之情，当即收为“义女”。在那一夜如胶似漆的厮混中，山阳女的柔媚热烈全部征服了这个喜欢在外寻花问柳的周五爷，他实在惊异于这山野小店，还有这样风骚多情，如炽如胶的俏人儿，便以二十两银元，收她为身边丫环，带回狼坝。尽管此举遭到远在汉中做京货的二姨太和收为“宠妃”的戏子五姨太的妒恨，将这烟花馆的卑微身份的山阳女赶到侧院，周五爷也只有在二姨太走了汉中，五姨太去了虢城之后，才敢夜宿侧院小屋，同那山阳女人叙叙旧情。不过，总喜图个新鲜的周五爷，在后来的日子，总想在这风骚山阳女人身上施出手段，却再也没有获得在山阳那秋雨滴滴的旅店小店里的风韵了。他毕竟是个体面人，去虢城同各路头面人物在一起时，身边有个卑微的山阳女人总觉无光，于是，在得到了为他卖命的粗莽汉子九疤时，他便在弹指一笑间施出了这种王允赐貂婵于吕布的手段。尽管这曾使沉湎于幸运中的山阳女人感到震惊，但毕竟略施小计，便将凶狠无比、反复无常、难以驾驭的九疤，掳为贴身心腹了。

不过，世间的事情，常常有着事与愿违的情况。那九疤生性狂暴，又嗜酒行赌成性，同那山阳女人过了蜜月之后，便又沉溺于酒醉和赌场中。有一次，连输苟双才三把，拿不出银钱便死要赖，最后竟将其美貌风骚的山阳女人押了赌注。又是一连三局，九疤尽输。赌红了眼的九疤，恶恨恨地抓住苟双才的手，狂吼乱叫：“今晚，女人归你，帐全顶了。”

苟双才哈哈笑了：“你别耍疯，你当兄弟制服不了那烟花馆的？”

“你他娘的，看不上？你那麻袋（胖娘）给我，我也起不了性！”

“你他娘的，输了充好汉！”

“今晚你要不干，帐也就顶了！”

“你老九挨不起了！”

两个人便撕撕扯扯，骂骂咧咧，几乎撕打起来。那九疤输了理亏，赤裸着身子回到家，对着正擦胭抹粉的山阳女人说，“他娘的，输光了，把你得押上，狗（苟）还不上，说烟花馆，不上——欠他二百万，他娘的，一夜，就全顶了。还在乎个——狗！”

那山阳女人知道他又赌了，不再搭理，如果搭理干他，九疤便会借机发疯，或揪住她头发撕打个够，或扒光了衣裤在她身上肆虐地折腾，这如野熊的家伙会在幽暗的房子里做出叫她惨叫、叫他“九爷爷”的无尽的恶作剧。但是，今夜九疤似乎有点反常，那疤烂了的左眼也在刁斜地盯着她，一句一个“烟花馆的，臭婊，狗，不上。”她似乎听出了些什么，一把抓住九疤：“你说啥，输了，输给谁了，谁骂我了！”

那九疤昏头涨脑，又醉意正浓，他一把将九疤女人压在笨熊似的身子底子，把她剥得像一条没遮没掩的白鱼。但他却没了像以往那样立即就施行粗野的手段，他竟忽然可怜巴巴地软软地瘫在她的身上了，像哭一样地哼哼着：“老狗（苟），不干，我输他两百万元，押了你，输给了他，他不占这便宜——烟花馆的货，不值！……呜，你他娘的，谁让你在烟花馆当了婊子哩，连狗也不理，你他娘的，都是你，你这臭婊害了我，不值钱的货！”

九疤哼哼着，后来又撕她的头发，撕咬得九疤女人尖声嚎叫。这九疤女人在这山屋就是哭死叫死，在“鸡犬相闻，老死不与往来”的渭河，也不会有谁来管的。

九疤折腾了半晌，便死猪似的歪在炕头拉起了鼾。九疤女人

却睡不着，她抚着胸口、腿巴那尽被这野熊抓伤咬伤的地方，伤情地暗自落泪了。她原想跟了九疤，总算有了个正常的“家”，也不再受那像婆婆一样的二姨太、五姨太及周五爷的大小少爷、大小小姐的忌恨，但谁晓这没了人性的东西，行赌成癖，竟能将她个女人押在赌注上了，这那有一星点儿的男子汉气味和夫妻之间的情感呢？真正是个土匪！她哭，她闹，她打他，她咬他，但九疤如没事人似的，呼呼噜噜地睡得好香，鼾声如打雷一般。

九疤赌输了女人这件事，最终导致了极其危险可悲的后果。那山阳女人虽然出身烟花，但生性热烈，重情重义。在她刚刚随周五爷来到狼坝周家这竹林飒飒的后花园时，尽管周五爷年高力衰，那种事情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她不免暗自苦恼伤情，但是，总是周五爷使她跳出了火坑，就是一辈子为他作牛做马，服侍起居她也甘心情愿，她便安忍了屈居于二姨太，戏子五姨太，甚至苟家厨娘后的地位。不过，日月长了，在烟花馆过惯了那种生活的山阳女，就被侍奉于周五爷身前马后的英俊能干的苟双才吸引住了。她那深深的、始终焚烧着欲火的漂亮的眼睛，时而瞟过站在周五爷身后背枪的苟双才，那苟双才几乎比九疤高过一头，宽额俊眉，脸皮白净而眼睛有神，这一切都使这山阳女人感到惊羨。她奇怪她在山阳县经了那么多记不清的山内山外的客人，大都是一些肥头大耳鼠耳猴腮或粗俗不堪的浊物，从未见过像戏文中的薛平贵或许仙之类的多义多情的男儿。苟双才的出现，触然间像暗夜里看见了闪光的星，把她那郁闷的心腔全然照亮。她下意识地不断幻想有这么一天，她定会得到他的，谁想得到，经她调试了几次，这外表英武强悍的苟双才，却实在是一个怯懦的家伙。

在周五爷一次去魏城大少爷周晓民“同盛和”货栈小住的日子，她曾托病邀苟双才晚上来后院侍候，那焚烧的眼睛隐地投给他一种幽怨痛苦的暗示。“我一个人，我害怕，侧院没人来，你来，我就不怕了。”她向他妩媚地一笑，伸出戴了银亮手镯的纤手儿。

苟双才呆若木鸡，后来，他让自己帮厨的女人，那胖娘来侧院为她端茶倒水，气得她有好多日没有再理他。

世间的事情好怪，似乎愈希望得到的愈得不到，愈得不到便愈是渴望得到它。难以忍耐这种生活的山阳女人，似乎中了魔似的满脑子都是那个不声不动、不亢不卑，又强悍无比的苟双才。这女人其实在山阳那个烟花馆的日子。就染上了烟瘾。她几乎夜夜都是过足了瘾才有精神。周五爷不在的日子，她对苟双才说：“你到秃掌柜的铺子里弄几个油烟大的泡儿，最好——”她接近他，戴满金银戒指的纤手儿在他的肩上轻轻一拍，一笑，说：“要奥山的——白狼那儿的，真货，嘻！”

苟双才从秃三铺子里取来了用油纸裹的泡儿。山阳女人笑嘻嘻地拉他一把：“双才，我听五爷说，你也是个瘾君子，你就不能陪我烧烧烟，你总不能看着我吸闷烟么。”

苟双才一闻见油纸裹着的烟土就神不守舍，他眼睛发痴，口中含晶，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这种东西令苟双才兴奋无比了。可以说，这个风骚的山阳女，首先就是用油烟枪征服了这个狼坝的威武的苟队长。

在第一回吸了那油烟好大的泡儿之后，她便常常叫他相陪在侧院了。

苟双才起初有点儿惶恐。凭着他的感觉，他骇怕已经陷入这山阳女人设计的圈套中了。在他为她烧烟签时，她就依过来，她的赤裸的、富于弹性的臂便毫无顾忌地压在他的臂上了。在这个时候，山阳女人深深的眼睛，连眼圈儿也像焚烧了，她袒露着她对他的爱慕之情。“我一来周家，魂儿就叫你勾了，你别怕，我不会吃你。”

每当山阳女情欲甚浓的时候，不是那苟家胖娘在窗外唤着苟双才的名儿，就是秃三有什么紧事闯了进来。这自然不免有些儿扫兴，但山阳女会在周五爷跟前撒娇地说：“你不在了，侧院真怕，